



# 茉莉

之忆

赵嫣萍

倚着阁楼的栏杆往下看：拐角的灯光，照在一二三级楼梯上。一小块光影，连着下方的客厅、餐厅，朦胧的夜里，像个慈祥的老人，守候着钟点。

此时，有月光的露台上，花木扶疏，像苍茫中的一块素花绸缎，善良并带些忧伤。

姥姥说，人死后，灵魂还在，还要转世。在姥姥的意念中，灵魂是有分量且会移动的，生前因行善作恶的不同，有的飞升，有的坠落。飞升的，就寄寓在花草树木中；坠落的，就托生为猪马牛羊。多行善，下辈子就有望成为草木花魂。姥姥还说，人们种植花草树木，就是在和故去的人叙说家常。她一辈子不图别的，就图日后灵魂入花，一年四季，还在春夏秋冬里过日子，还能声闻村落里的人欢马叫鸡打鸣儿。

小院里的人，都觉得可笑，说姥姥是个“知古精”。姥爷却不笑，而是当回事地听着。姥爷一辈子崇拜姥姥，爱吃姥姥做的饭，爱穿姥姥缝的衣，爱一前一后随着姥姥去赶集。最爱的，就是听姥姥讲戏文说书词儿。每每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姥爷总是犹豫着先不坐下来：姥姥坐炕沿儿，他就坐连着炕沿的灶窝窝儿；姥姥坐窗前，他就坐窗下的门墩墩儿；姥姥坐树荫里，他就坐树下的石板上。尤其是家里来了亲戚，姥姥与舅姑娘侄天南地北地拉呱时，姥爷就泡好一壶大叶茶，拿个鸡毛掸子，瓦罐上掸掸，镜子上擦擦，窗台上扫扫。姥姥就嫌弃地说：“天底下就是你爱干净，非要这会子扫尘吗？土星子乱飞的，呛了人的鼻，眯了人的眼，再哑了人的喉，你就有功了不是？”

姥爷“嘿嘿”地笑着。亲戚们

也都嬉笑着，说：“这哪儿是扫尘，就是蹭磨（亲近）你嘛，我们心里都明镜儿似的，莫非就你不知道？”

姥姥抿着嘴儿，眼睛弯成了月梢梢儿，白姥爷一眼，再白亲戚们一眼，然后就麻利地续茶、炒菜、烧饭。一屋子的烟火暖香，光阴都变得流连忘返。

那天，姥爷若有所思地对姥姥说，他以后最想成为篱笆墙角的石榴花，红火、热闹不说，还能瞅见洼里的棉花田，河滩里的菜园子，瞅见他走了一辈子的土坡坡，瞅见窑顶子上的酸枣红。最主要的，小院里的人，出出进进的他也都能瞅得见。姥姥听着，眼圈有些泛红。她一边慢慢地围着裙上擦着手，一边撩开门帘，指着远处，“嗯嗯”一声说：“一辈子了，还没在这乡村土庄里待够吗？我可要到远处去看看呢，我要识文断字，听曲儿看戏，还要变成茉莉花儿。”

姥爷就有些迷糊，左邻右舍也都有些愣怔。大家都没见过茉莉花，说姥姥是戏文听多了，犯了癔症（胡思乱想）。姥姥说，她早年去赶庙会，见过那神奇的花。那个花呀，戴在戏人儿的发髻上，赛过银白绸，香过桂花油。姥姥还想说什么，隔壁的老姑姑“吡吡吡”地纳着鞋底，走到院中的槐荫里，扬起嗓音问：“那老嫂子为啥不买一枝，回来种上，年年裁白绸做衣衫，月月桂花油拌香干呢？我们也能吹个香风儿，闻个香味儿，可不也是沾了茉莉花的光吗？”

姥姥又“嗯嗯”一声，拧着小脚走出门，拢拢头发，拍拍衣襟，一边收着窝里的鸡蛋一边说：“那花呀，不是我们这粗土糙地伺候得了的，那花是要种在和风细雨里。种花的人，要奏着胡琴、拉着洋片，穿着绫罗、挂着绸缎，才能让茉莉花又香又白人人夸。”

人们听姥姥说得有鼻子有眼，越发不辨真假了；但不管咋说，姥姥讲的，虽不能吃喝用度，可就是打心眼里愿意听。于是，都讪笑着叽叽喳喳走散了。

姥姥一生善良、爱幻想，去过

“大地方”。我母亲工作过的运城、临汾，她都去过，虽然次数有限，可一住，就十天半月的。长途客车、绿皮火车，她都坐过；庙会、公园，她也逛过。最要紧的，姥姥竟然在大夏天，吃过各种颜色的冰棒棒儿。还在莲蓬子底下洗过澡，戏园子里听过戏，而且，姥姥还在我母亲上班的医院里，摸过白大褂，闻过来苏儿味。

这在姥姥的小村里，简直就是见过大世面了。尤其对那些没出过门的小脚老太太，就等于去过“天边边”了。连插队的北京学生，都喜欢在姥姥家里吃派饭，听姥姥绘声绘色说古话儿。

八十六岁那年夏天，姥姥上午还念叨着去看戏，可一觉睡过去，就没能再醒来。

当时，正值六月，尚未放假。亲戚打来电话时，我正在书房摆弄电脑。起初，没有反应，大脑放空了一阵后，才渐渐明白发生了什么。跌坐在椅子上时，身心似乎不存在了。

难道就真的见不到姥姥了？

稍加收拾，我们姐妹就往村里赶。一路无话，一路都在想，难道姥姥再不能擀面条、摘豆角；再不能纺线线、摇风箱；再不能熬粥蒸糕、喂鸡唤猪；再不能剪石榴，削苹果……那么，姥爷种出来的西瓜甜瓜谁给我们切？藏在米缸里的柿饼山楂谁给我们掏？核桃瓜子谁给我们剥？枣子杏干儿谁给我们晒？我们去谁的膝前承欢？去谁的面前撒娇？我不能想，也不敢想……

那年，我刚买了辆小轿车，原本想着暑假，就去接上姥姥，城里兜兜风，乡村看看景儿，再去沿途的亲戚们家里走走串串。可就在我买车不到一个月时，姥姥走了。走得毫无征兆，也不留余地。

这辆车瞬间就黯淡了颜色，它失去了最本质也最有价值的作用。

车子在村口停了下来，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只是觉得，先去舅舅家应该没有错。穿过一个古旧的隧洞，走上那个停留于童年记忆里的土坡，我们同时看到了一口清水棺木。我霎那就僵

住了，像碎冰击穿了骨缝，血液几乎也凝固了。

我蹲下去，将头埋在臂弯里，肆无忌惮地哭了起来。幻觉中，满满都是姥姥站在门口迎送我们的样子。

我知道，从此，我们是再也看不到了。

白色的帐幔，白色的人群，白色的招魂幡子……我慢慢想起了姥姥说的话，她要去远方看茉莉花，她想成为茉莉花……莫非，姥姥无意中有所指代？姥姥不自觉地呈现着这一天？她不愿意离开我们，不愿意离开姥爷，不愿意离开村庄，可这一天终究会来到，于是，她就将这一天说成是“去远方”？她就将这些终究要出现的白色物象，想象成茉莉花？她不愿意我们过分悲哀，不愿意我们泪水涟涟，就故意将沉重的日子幻化得美好而轻盈？

姥爷蹲在舅舅家的窗台下，无声无息。知道我们回来了，只是抬头看了一眼，没有笑吟吟的模样，没有乐呵呵的话语。姥爷是在想以往的日子，也是在想以后的日子。我也明白了什么叫“人死而观，向死而生”。

我哽咽着，什么都说不出。我喊了一声：“姥爷——”

姥爷指指棺木，平静而木然。我知道，不久，我们仍得像今天一样，回到这个地方……

一眨眼，二十几年过去了。

有了露台后，我开始种植花草树木。草本、藤本、木本，或栽于土池，植于陶盆；或靠着栅栏，垂于花架。唯有茉莉花，特意置于书房的屋檐下，因为坐在屋里，无论哪个角度，我都可以看见花枝摇曳，花姿婆婆，我都可以回溯姥姥的时光，回放姥姥的音色，还可以一个人品味姥姥从枝头走下来的模样……这一切，我看得见，听得见。

于是，朦胧的月色中，飘着茉莉花香的露台上，我常常独坐。